

马路牙子上的书页

□张海江

雨下了一夜,空气湿润得像从脸盆里捞出来的毛巾,能拧出水来。

休息日或得闲时,我习惯去新华书店逛逛,哪怕天还飘着蒙蒙细雨。街道,洗过一样。

我不买书,就当是在图书馆的阅读室一样,只不过书店里座位有限,常常只能站着看书。更多的时候,我是站在“文学艺术”类的书架前,慢慢挪动脚步,缓缓移动目光。

全神贯注中,好一会儿才发现身旁多了三个人。三个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,身上灰渍斑斑。他们的上衣右侧前胸口袋处,缀着红色的“某某伟业”字样,脚下原本黑色的劳保鞋,也满是斑斑灰白。头发贴着额际的一圈,明显能看出刚摘了安全帽的痕迹。三人中有一个年长的,剩下两个是年轻人。我猜想,他们估计是书店背后新建小区工地上的民工,和我一样,趁休息的空隙来逛书店。一个年轻的母亲,拉着她的女儿,可能嫌弃三人身上的汗味,手捂鼻子走开了。

我自以为然。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建筑工地。午休时,经常能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,屁股下坐着安全帽,散在刚起的楼体框架的阴影下,一人捧着一份盒饭,脚下放着那种高的大肚子水杯,狼吞虎咽。饭后,找一个包装纸箱,拆开,一个人分一片,铺在楼道的水泥地上,头下枕块砖,休息。可刚眯上眼,就有工头吆喝“时间到了,快去上工”。傍晚收工后,他们一群人蜂拥在流动餐车前,买两瓶啤酒、半斤水煮花生、半斤素鸡,坐在路沿石上,开始吃喝。他们对过往的车辆以及俊男靓女,瞅也不待瞅一眼。吃完喝完,把空啤酒瓶送给等在旁边的拾荒老人,

将塑料袋里的残羹剩饭、一次性筷子,投进路边的垃圾桶里,三三两两回住处去了。

此时此刻,在书店里,那三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书架上的书。年纪稍长的那位,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沓纸巾,依次递给了另外两个年轻人。他们擦干净手,把脏了的纸巾装进裤兜,沿着书架一路找寻。那轻车熟路的样子,估计是经常来。在书架的最上一层,我发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孙犁的作品《风云初记》,踮起脚,蹦了几蹦也够不着那本书。那个高一点的年轻人看到,走过来,轻轻松松帮我把书取下。我们相视点头,无需多言。这本书,我曾多次托人在外地购买,今日得见,如获至宝。

一会儿,三个人的手里都捧着挑了好久的书,安安静静低头翻看。我肋下挟着《风云初记》,像吃了一顿顺心的饭,心满意足。那个老者把另外两个人悄声唤在一起,我偷偷望去,他们正凑在一起数钱。

我拿上《风云初记》,又给儿子选了本英文版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,去柜台付款。他们三个也过来了。老者先将两本书放在柜台上,我斜眼一看,一本也是我所喜欢的孙犁写的《白洋淀纪事》,硬皮的蓝色封面,似盛着一汪白洋淀的水;另外一本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,两本都是散文

集。这使我想起来梁实秋说过的一句话,“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”。那个高个的年轻人,买了一整套刘慈欣的《三体》;另一个年轻人,选了《格林童话集》《格列佛游记》,说是给刚上大学的女儿买的。

付完款出门,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,向着同一个方向。

他们走得很快,一会儿就把我落下了。雨后的街道,干净整洁。年长的工人师傅带头,三个人鱼贯而行。遇到迎面来的路人,他们小心翼翼主动侧身让开,生怕自己衣服上的污渍蹭到别人。胳膊窝夹着书的人,总透着股和旁人不一样的劲儿。

那一天傍晚,我站在阳台上,天光尚明。眼前就是工地,工地边的马路牙子上,坐着三个人,看不清他们长啥样,只看到他们埋头坐在那里,一人手里捧一本书。

天渐渐暗下来,他们起身,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。合上书,返回住处,就着工地上昏暗的灯光,继续读那些没看完的文字。

远处,桃河桥上车流穿梭,像这个城市永不停歇的脚步。桥头恰遇红灯,车上等待的人打开支在眼前的手机,迅速溜一眼。天色模模糊糊,车灯陆续亮起。再远处,绸缎一样的晚霞挂在天际,五彩的天幕徐徐徐徐,仅差一条缝,便要收尽整个黄昏。

岁月故事

情系上庄

□艺 君

已记不清在上庄村住过多少次了,这里是母亲的娘家,我的姥姥家。20世纪70年代去上庄,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,尤其是大正月去拜年。

从我们村到上庄大约20里地,土路坑坑洼洼,西北风不停地刮着,地上尚有积雪,父亲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五口人,还有大包小包,艰难前行。西郊村头有石灰厂,路过时,我们会在石灰窑边烤烤手脚取暖。要是约好时间,姥爷或大舅还会在西郊村接我们。去上庄的另一条路是走山路,比大路近,穿过榆树院和甘井村,翻下山就到了上庄的河西,有时候母亲会带我们走这条路。

村口的大王庙和老槐树会默默地等着远来的客人。下了自行车,我的双脚又冻又麻,几乎不能走路。稍做停留,登上一道小石头坡,沿着窄巷子里光溜溜的河流石路走一小段,就到姥姥家了。一进街门楼,我便又充满活力。

我最爱姥姥家的热炕头,进屋后会立即脱鞋上炕。炕头烧得火热,炕上铺着竹席,当中放着一张小方桌,桌子上放满了倭瓜籽、核桃和麻叶。姥姥家人口多,舅舅舅姨比我大不了几岁,既是长辈,也是玩伴。

大舅为人实在,做事勤快,十四岁就跟着羊信撵起了羊尾巴。后来队里培养大舅做铁匠,铁匠楼就在村口大王庙的对面,我常去转悠。大风箱呼呼啦啦地响,火苗有节奏地跳动,还有就是大锤小锤音乐的捶打声。在飞溅的火花中,一件件成品出炉了。大舅的营生主要是修整农具,给生产队的牲口钉蹄子,他也会给我打小孩们爱玩的铁环、挖猪草的小铲子。大舅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还会编家里用的箩筐,我就曾经跟着他进山里砍过荆条。大清早,路边的野草上滚着露珠,我和大舅背着干粮,带着水壶,去山里砍荆条。那地方很远,全是羊肠小路,路边的野草几乎遮蔽了小路,能听到知了和小鸟的鸣叫,偶尔跑出来个野兔或野鸡,会吓人一跳。山上的花花草草,很是漂亮。大声呐喊,山谷里还会传来回声……大舅打了一大捆荆条扛在肩上,我则帮他拿着镰刀、斧头、水壶这些小东西在前面带路。这些荆条能编成箩筐、篮子之类的生活用品,可以自己家用,还可以拿到庙会上卖钱。

二舅头脑灵活,学习成绩优秀,但因家庭条件困难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。他在生产队里做过农活,在石窝搬过石头,还跑过销售。二舅比我年长七岁,我们常一起玩耍。初夏时节,村里的槐花盛开,大孩子们会爬到树上摘槐花,其他人在下面等着接。二舅务农的那段时间,每天都赶着小驴车往地里送粪、拉水,我也会经常跟着,其实最主要的是想骑骑驴、坐坐车。有时收工后二舅会打发我给生产队送毛驴,我就自己骑着毛驴去饲养院。后来二舅就去了村里的石窝子干活。有次,我从上庄回家,骑着自行车,路过石窝时被二舅看见了。他非常不放心,也就骑了车把我一直送回家里。那天正巧母亲不在家,家门全锁着。我从厨房的窗户爬进去,给二舅从水盆舀了瓢冷水喝。他略做休息就回了上庄。我上高中时,住校需要粮票,市上买不到,二舅托人找关系弄下许多,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。2008年村里过庙,我在二舅的窑洞里住了一宿。晚上他做了眉豆酱汤臊子,二舅炒了倭瓜丝、拌了凉菜,我们在院子里一起吃饭。阵阵凉风吹来,十分惬意。

村中间有条河,河水穿村而过,河对岸住着不少村民。山上有苹果园,还有大片耕地。平日里,村民过河,就踩着仅有的几块大石头。赶上雨后发大水,石头被淹没,过河难不说,还常有人被水冲倒。水小时,一群晒得黝黑的男孩,就在水洼里玩耍。玩累了,就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。冬天,河床上结了冰,我和军来、老三一块儿划冰车。这冰车是用木条做架子,底下穿两根铁丝接触冰面,人坐上去,拿两根棍子一杵,冰车就“嗖嗖”往前滑。在我们村,可玩不到这新鲜玩意儿。农村孩子的童年快乐,就这么不经意间流淌着。有一回,我提着鞋过河,也不知啥时候,一只鞋竟没了踪影。这鞋是奶奶离开南坳时刚给我买的新鞋,没办法,我只能光着一只脚,哭着回了家。母亲急坏了,一个人去河里找了好久,可哪儿还能找得到。当时的孩子们,平日里每人也就那么一双鞋子。我丢了一只鞋子,就等于没鞋穿了。母亲赶忙买布料,纳鞋底,忙活了三天,赶制出一双方口鞋。她的针线活儿不咋好,鞋做得挺落伍,穿在脚上我总感觉没面子,就这样,勉强对付了几天。

上庄村农历七月十五过庙会,正赶上中元节,蒸面羊是这儿的习俗。蒸面羊有两层用意,一是供奉先人,二是给长辈、孩子送,图个吉祥祝福。家家户户的主妇基本都会蒸,姥姥手艺尤为出彩,不少人家都请她去帮忙,回来时,主人家通常会送几个馒头当谢礼。庙会时,村里在河滩边搭起戏台,台下十分热闹:卖水果的、炸油条的、拉拉面的,还有兜售针头线脑的、吹糖人的、捏面人的、卖琉璃吃嘴的,挤挤挨挨。果子的甜香飘出老远,孩子们掏出一毛钱,买上满满两裤兜,习惯性地含一颗在嘴里,留半截果子的把儿在外头。

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家门口唱大戏……”童谣里,每个孩子都把姥姥家当第二个故乡,我也不例外。官坊的供销社、村中的大池、村口的大王庙、生产队的饲养院……随手一捞,都是故事。对上庄的记忆,早缠成解不开的情结。

如今的上庄,没了往日的景象。老人们逐渐离去,年轻人忙于生计,村里房子还在,人却散了。曾经的厂子里没了机鸣声,只剩寂静。可我对上庄的情,就像村中小河,长流不息……

最美阅读 我身边的读书故事

主题征文

诗词曲赋

立 秋

□之 度

天还是那么热,至少
人们还不能从暑气的余威中
解脱出来

蚊子混在人群中喘息
蜻蜓围着一汪水泊喘息
麻雀落在庄稼上,庄稼也在喘息
接着是担心收成的农民的喘息
毕竟,立秋是他们扳着指头数过来的

从立夏起,就开始数
从种子数到禾苗
从禾苗数到庄稼
土地松了又紧,紧了又松
越数,天越热
天越热,越得数下去
天下之大,没有一块地可供乘凉

渴望一场雨,云却只是路过
即使求来的雨
落在滚烫的泥土上
也收效甚微

渴望收成的他
把破草帽戴在一株玉米上
替它遮阴,让它纳凉
帮它躲过这立秋后的伏热

大地上,没有一样东西
经得起高温
只有农民的喘息
耐得住这滚烫的天气



心灵感悟

春意入怀时

□翟 森

最近,我总喜欢一遍又一遍翻阅母亲的朋友圈。她是一个喜欢记录的人,所以朋友圈里充满了我们生活的痕迹。有时候我见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,起初还会笑着感慨。可转瞬间,心中便生出悔意,潮水般将我包围,模糊了双眼……

我悔的是什么?是过去发生的桩桩事,是自己做的每个选择,是被我忽略的家人的情绪,是我错过的时间。如今,我站在山顶看向山脚的自己,四目相对的瞬间,不知当时的我可知未来会被悔意纠缠?

2018年,我刚步入初中。母亲力排众议将我送入私立中学,我的独立生活就此开启。那时的我拼命成长,没日没夜地学习,人人见了总会夸一句“这孩子真懂事”。可这“懂事”之中,藏着对家人的忽视,当时的我,浑然不知。

其实并非真的懂事。同年,爷爷生病了,紧接着疫情袭来,我学习的地点从学校转移到家里。爷爷喜欢看着我上课,可我却因为他和好朋友聊天,导致老师听不清我回答而大发脾气。我只顾着自己委屈,不懂爷爷想陪伴我的心意,亦没留意到他聊天时难得的开怀。

后来升入高中,文理分科成了我的一大难题。我在它们之间反复摇摆,不知如何选择。所有人都告诉我“大环境下文科就业难”,于是,我在纠结中选了理科。此后,数理化成了我的梦魇。我一次次因为解不出题而伤心,一次次无奈地看着倒数的成绩,满心焦虑与迷

茫:是我选错了吗?手机成了逃避压力的出口,我沉溺其中,对身边的一切,甚至家人,视而不见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在家中上网课。爷爷还是像以前一样,推开门看我在做什么,我却总挥手让他离开,他就推着轮椅走向窗台。我只知道那天手机里的视频多么有趣,却不知那天的阳光是多么耀眼,更不知道爷爷独坐窗台边的落寞……

突然有一天,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,我瞬间醒悟。看着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他,泪水止不住流。我知道,他满是不舍,放不下的人太多。我哭着承诺,一定考上大学,让爷爷不要担心。

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我既开心又悲伤:爷爷会知道吗?我心里满是自责。怪我太愚钝,怪我不够懂事,怪我曾推开了爷爷拉着我的手,怪我没有教爷爷如何使用智能机,怪我没有听完他讲的故事……

我时常任思念在脑中奔跑,悔意却始终淡不下来。爷爷的离去,让我懂得了家人重要性、陪伴的重要性。如今,我更加努力地爱我的父母与姐姐,生怕自己再后悔。

现在的我,好像又遇到了难题,又陷入后悔。悔自己进不了学习状态、理不清生活费、管理不好时间……可那天推开门,阳光温暖,像爷爷还在时的模样。我突然懂了:悔是成长的刺,扎过之后,便不要再无谓消耗。我要带着对爷爷的思念和他教给我的爱,把日子过得像春天一样明媚。